

# 图您啥

□莫失莫忘

工作后攒下第一个10万的时候,愉快地给了我妈。

然后,过了不久,我妈买了一张价格2.8888万元的床。听说躺在上面能活到想活的岁数。

然后我妈又听说了某某理财年利率有15%,跟着老姐妹激动地投了5万元,现在正在打官司中。我简单地看了一下情况,总之……估计我妈是没什么追回钱款的机会了。

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:以后按月打钱给父母大人,算精确了,他们够花就好。

其余钱一分都不会再给了。生病另算。

其实,像我父母一样上当的老人很多时候都没想明白一个道理:您说您60多岁的人,您是长得特别美呢,还是您是民间高人有绝技能摄魂?要不哪来那么多人,天天拿您当宝贝供奉着?图您年纪大,图您不洗澡?不还是看着您兜里那点钱!

但是这些我能点破吗?难道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反过来教他们做人吗?反正我不能。

那么,要说我不孝顺就不孝顺吧。我赚钱是靠拼搏,不是靠印,更没人送。



## 养老防儿

□海风

伯父工作时的单位不错,他又是有编制的正式工,退休时手头还有一些积蓄。他原来每个月拿七八千元,现在每个月退休金也不少。伯母过日子仔细,伯父的工资除了必要的日常开销,剩余的都存进了银行。

父母退休后有一笔不菲的退休金养老,减轻了儿女赡养老人的经济负担,对儿女来说原本是件好事,谁知道两个堂哥就盯上了这笔钱。

伯母去世后,伯父原来在老家住三间小屋,离大儿子家近,趁他不注意,大堂嫂偷走了他放存折的小箱子。

伯父一生气,跑到城里找二儿子。小堂哥夫妻俩也不是省油的灯,一听说这事,就给他出主意:你身份证带了没有?存折密码还记得吗?去银行挂失。伯父一想还真是的,就这样找回了一部分积蓄。

大堂哥夫妻俩发现手里的存折上没钱后,跑到城里找伯父闹,找弟弟闹。两个儿子、两个儿媳当场打了起来,都惊动了110,闹到了派出所,气得伯父差点犯心脏病,把包括我们在内的几家近亲都喊了过去。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,我们面面相觑,能说什么呢?只好和稀泥。

都说老了有钱是福,伯父有钱却是祸。偏偏伯父生性闲不住,在小堂哥家里住着住着,又找了份看大门的工作打发时间。没多久,伯父找了个老伴,老伴还有房,两个人登记领证后,伯父就从小儿子家搬了出来,住到了老伴家里。可是老两口也有闹别扭的时候,老伴耍性子,伯父就往小儿子家跑。

除了小儿子家,伯父也没有地方去。

## 说不出的告别

□桐花顺

父亲的短信:“抽空,回家住住吧。”吓我一跳,赶紧回电话,接通,父亲就一句:“没空,就算了。”

父亲独居二层楼带小院,很宜居。我打求学到成家很少回家住,我认枕头,挪了窝睡不着,父亲知我习性,从不勉强我。

父亲的要求就是命令,麻溜滚回家。进胡同的路有点堵,邻家门口大车小车进进出出,热热闹闹。

父亲说,邻居家忙装修,贴壁纸,据说要拆迁了,贴上壁纸算中档装修,补偿多。

“咱也贴?”从众是正常心态,只要父亲说个“嗯”,我保证装修的队伍马上就到。

父亲摆手:“不,早晚要拆,贴什么都是浪费,就是想让你多回来住住。”

这一宿,我没走。妻和儿也来了。儿子撒欢,楼上楼下折腾到挺晚。

我依然睡不着,父亲也睡不着,我和父亲在客厅说话,爷俩一直说到凌晨三点多,第一次。

宅基是祖上传下来的,父亲的祖父是外乡人,会画影壁,流落到此,一金姓人家无儿,招为婿,落户。解放后,父亲的父亲把老宅翻建成砖和土的房,父亲20世纪80年代翻成砖瓦的,2000年父亲又翻盖成小楼。

父亲的俩弟弟一个考学一个当兵,都留在外省。祖父不让父亲外走,父亲作为长子长孙,留守基业。父亲有点文化,却错过了好多次当工人的机会,后来在邮局当临时工,单位给人了保险,退了休,工资不高,父亲知足。他从未走出这个院,也没想过搬。我给父亲多年前买的商品房,早装修好,父亲一直没住过,他当时同意买也是想留给我儿子娶媳妇,他始终没寻思过会拆迁。

拆迁先是从马路对面开始的。敏感的邻居就拉开了装修的大幕,不断地往里运东西。父亲却往外运,陈年的木柴送人,自行车、旧书、煤球炉卖了破烂。坛坛罐罐——他心目中的古董,放我地下室。“笨鸟先飞早入林”,凡事父亲一辈子都愿意早下手,亲力亲为,都安排得妥妥的。

可同墙宽的十字绣,搬不进单元房,只能卖。父亲绣了两年,装裱花了1000多。我家亲戚们在朋友圈出售,300卖掉。父亲说,乐意的,不给钱也行。不好带走,父亲找了个亲戚的货车送人家里,帮着用电锤打眼安好,忙乎了一天。

十一月底,拆迁的“明白纸”到手,父亲的家,只剩必要的衣服和被褥。

对评估没有异议,父亲尊重我的意思,选择货币补偿。排队领号他第一个,签字时不是第一,因为据说第一得讲话、接受采访,可是,关于拆迁,父亲说他一句囫圇话也说不出来。历经73年的家门,闭着眼都走不错的地方,他从未离开过,他说不出告别的话。

一切手续办妥后就不能随便进入胡同了,有看门的,必要情况只能凭身份证进入。

那天早晨,是父亲最后一次回胡同,我陪着他。他说买大门的那个人要来拆门,只给了人家一把钥匙。父亲从我和妻手里把钥匙收走,六把大门钥匙凑齐,要给人家送过去。买门的还没到,父亲楼上楼下转了一圈,家家户户都垃圾遍地,父亲的院落干干净净。父亲轻轻把大门锁上,从门缝把钥匙塞进门里,恭恭敬敬在大门口磕了一个头。